

[美]贝蒂·希梅尔 著

[美]乔伊斯·加布里埃尔 整理
史津海 译

刻骨铭心

——我的乱世恋情

浙江文艺出版社

刻骨铭心

——我的乱世恋情

[美]贝蒂·希梅尔 著

[美]乔伊斯·加布里埃尔 整理

史津海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俞玲芝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刻骨铭心/(美)希梅尔(Schimmel,B.)著;史
津海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4

ISBN 7-5339-1444-9

I. 刻... II. ①希...②史...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715 号

Copyright(©)1999 by Betty Schimmel and Joyce Gabriel

中文简体字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00—03 号

刻骨铭心——我的乱世恋情

[美]贝蒂·希梅尔著

[美]乔伊斯·加布里埃尔整理

史津海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4 字数 229 千字 印张 10.625 印数 0001—8000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444—9/I · 1292

定价:19.10 元

题 献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那些帮我变得坚毅成熟，从而有勇气生活下来的人。

同时也谨以此书纪念先母艾赛尔，是她在我畏难逡巡，打算中途辍笔时鼓励了我；是她把我们全家凝聚在一起，让我们熬过了难以形容的恐怖岁月；是她给了我们无可比拟的母爱。

要纪念的还有先父雅各布，多亏了他的先见之明，我们才及早逃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否则我们也活不到今天。他不但救了我们、还救过许多其他人。

我还要把此书献给我的妹妹罗茜，从以往到如今她一直是我的知心朋友；献给我的弟弟拉里，他是我们姐妹兄弟中最年幼，最需要母爱的人。

献给我的孩子们——罗伯特、桑迪、杰弗里，我心灵上长久难愈的创伤也殃及了他们。

献给我的孙辈孩子们——杰西卡、阿利娅、亚历山德拉、萨拉、雅各布·艾萨克以及令人怜爱却不幸夭折的德里克。我爱他们胜过生活中的一切，他们即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安慰。

我还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婆母萨黎、小姑子伊蕾内、小叔子鲁迪，他们皆死在了纳粹的屠刀下；同时也纪念所有那些在纳粹的魔爪下受尽折磨而惨死的人。

当然，我首先要将此书献给我的丈夫奥托，他始终宽让我，深深地爱着我。

有一位我忘了其名的黑人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十分恰当地反映了我所竭力遵循的生活准则：即使世界上有可恨之人，我也决不会因此让自己的心灵变得灰暗。

目 录

1	离愁别绪	1
2	再逃亡	13
3	初抵布达佩斯	26
4	情意绵绵	44
5	一往情深	57
6	“有限占领”	68
7	“星房”的日子	81
8	血雨腥风	97
9	无望的煎熬	112
10	海誓山盟	126
11	失去自由	136
12	走向维也纳	145

13	漫漫苦旅	160
14	人间地狱	171
15	喜获解放	184
16	爱在何方	199
17	无奈的婚礼	213
18	随遇而安	226
19	移居美国	236
20	无爱的生活	247
21	孤寂岁月	259
22	梦回故地	268
23	意外相逢	287
24	背叛	313
25	情归何处	328

1

离愁别绪

父亲用力将头向后一扬，手指在钢琴的琴键上敲出一支歌的欢快曲调，那是一支描述无忧无虑的士兵生活的歌。母亲开始随着琴声边唱边晃动身体，我的伯伯和伯母们边拍手边翩翩起舞。世界上还有谁比他更善于给人带来欢乐呢？我望着他暗自惊叹。即使不穿那身漂亮的军装，雅各布·马科维茨也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罗茜、拉里、贝碧^①，”他朝我的妹妹弟弟和我喊道，“来唱歌、跳舞吧！”

我们毫不迟疑，跑进那欢闹的圈子，大人、孩子的笑声连成了一片。父亲这边的亲戚都到了——哥哥、姐姐、侄子、侄女一个也不少。父亲就喜欢一大家子人欢聚一堂，他是长辈们最

① 贝碧：贝蒂的昵称。

喜爱的“小宝贝”，也是我的已故的祖母所偏爱的“利布林”（心肝儿）。他一把揽起我那娇小、美丽的母亲——艾赛尔，带着她轻快地满场飞舞，而他的哥哥们则拉起小提琴，接替他继续演奏那支欢快的歌。

他在微笑，可是我却看到了他目光中的阴郁。我知道他心里在悲哀。当时是1938年。虽然晚会开得热热闹闹，但是也充满了离愁别绪，对此在场的人都清楚。

我和弟弟妹妹手挽着手，摆出吉卜赛人的姿势快速旋转，竭力像父亲一样让自己显得十分快活。然而我难以摆脱微笑掩饰下的悲伤。真希望我也像妹妹罗茜、弟弟拉里那样，天真地看待这次晚会。在他们看来，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是可喜的伟大冒险，而我已经答应父母不在弟妹面前唱反调。可是我已经九岁了，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只有天真的幻想。我在夜里听见过父母小声交谈。我知道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因为有个叫希特勒的坏蛋即将入侵我们的国家，而我父亲是个搞情报的军官，又是犹太人，他不希望国土沦丧后还待在这儿。此外，要怪只怪我自己，干吗我偏偏晓得了必须搬家的真正原因呢？我们可爱的家在青青的草地中央，喀尔巴阡山环绕着我童年的这方小小的天地，唉，可能要过很久才能再见到那些巍峨的山峰了。

“贝碧，过来跟我跳个舞吧。”父亲再次发出召唤。像往常一样，我跑到了他跟前，恰似带着妈妈轻盈地旋转那样，他带着我轻快地旋转着。“别愁眉苦脸的，”他俯下身来在我耳边小声说道，“我可是指望着你呢，贝碧。再说，我们就要动身上路了。乌日哥罗德固然是个好地方，可是它毕竟不是整个世界。而我们要去的布拉迪斯拉发才是座真正的城市。你肯定会大

开眼界。”

我冲爸爸微微一笑，并且希望我的眼睛确实把这微笑表现了出来。搬家并非让我感到极其难过。我们这个镇子只不过是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边境上的一个小镇，其实我还是很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的。虽然因为要离别故乡，我的心情有些阴郁，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是迫不得已。

“我不愿留在这儿跟俄国人斗或者跟德国人斗。”前一天我听到爸爸对妈妈说道。

乐曲声在我的四周缭绕，而我的心中却在斗争——对这么大的变化的恐惧与对出去冒险的渴望正在发生冲突。虽然我一直生活在乌日哥罗德，但是我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城市布拉迪斯拉发要比乌日哥罗德镇更具特色。虽然当时我年纪很小，却十分喜欢旅游，这大概是继承了我父亲对旅游的癖好，他借执行军事任务之便，走遍了全世界。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离开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又让人感到恐慌。我听到爸爸曾告诉妈妈我们甚至需要所谓的“新证件”之类的东西。

“为了让自己在人前消失，我们需要改掉自己的姓名。”他前一天晚上曾这么说过，当时他以为我们都睡着了。接着，他沉吟了片刻，仿佛在斟字酌句。“实际上，玛米卡，”他说道，称呼的是他对妈妈的昵称，其意思是“小母亲”，“假如我们假装是基督教徒，则会安全得多。”

妈妈回答的声音很大，毫不含糊。“决不。”她说，“我生是犹太人，死也是犹太鬼。我决不否认自己的信仰和民族传统。”

爸爸叹了口气。他们之间以前也曾有过这一类的分歧，不过从来也没说过伤感情的过头话，只不过是争论犹太人的自

尊。爸爸身高足有一米八五，五官端正柔和，一头淡褐色的头发，虽是闪米特人^①，可看上去更像捷克人。尽管名义上生长在犹太人之家，可是他的家人并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首先将自己看成捷克人，其次才是犹太人。由于有这样的相貌和教养背景，实际上他已经与真正的捷克人别无二致；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在军队里步步高升。虽然在正常的岁月里他决不会否认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宗教信仰显然不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他宁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当初他爱上妈妈可以说是颇有点讽刺意味的，因为妈妈是一位笃信正统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女儿，她将宗教信仰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实际上，当爸爸最初请求我的外公答应让他的女儿嫁给自己时，外公一口拒绝了爸爸的求婚，说爸爸在信仰上不够虔诚，不适合做她的丈夫。然而爸爸对妈妈的爱却十分诚挚，这足以使他更严格地遵守教规，至少在求婚期间如此；他完全接受了她那些宗教方面的规矩。在他们刚结婚时，按照犹太教对出嫁女子的惯常要求，她剪掉了自己那头乌黑的秀发，出门时便戴上假发或裹上头巾，对此他也并无抱怨。

在我们的童年岁月里，他们对彼此的观点始终互相宽容，从未发生过争执。在他们从妈妈居住的小农庄泽索尼搬到乌日哥罗德时，她才重新蓄了发。他常常把钱预付给卖冰淇淋的小贩，这样他就能在星期六下午带我们散步时给我们买冰淇淋吃了，因为妈妈认为安息日^②这天不能花钱。

然而要想让我妈妈完全抛开犹太教传统是绝对不可能的。她的虔诚就像小孩子认准一件事时那么单纯、那么执著，任何东西也难以动摇她对上帝的笃信，就连我们后来的遭遇也未能使她动摇。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她那样坚定、那样自

豪。

“我们决不能自己否认自己。”她曾经很平静地对爸爸说
道。

此后，事态发展的速度很快。爸爸妈妈将我们召到一起，
把我们即将迁往布拉迪斯拉发的情况作了说明。“但愿过不了
多久我们就能搬回来。”我那娇小的母亲跟往常一样镇定地
说，她那深褐色的眼睛紧盯着我们的眼睛。“不过，我们可不能
把我们的真实姓名告诉任何人，也不能对任何人讲爸爸是军
人，明白吗？”她一边用目光依次观察着我们，一边说道。我那
八岁的妹妹和五岁的弟弟点了点头，然而我觉得他们并不真
正明白母亲的要求。就连九岁的我也没想过把这么多秘密憋
在心里将会让人感到多么孤独。可是我们别无选择。

爸爸出去了一天，他回来时告诉我们他已经在布拉迪斯拉
发租了一套漂亮的带家具的公寓。然而最令人伤感的事还没
办：告诉他的哥哥姐姐们我们不得不远走他乡。这也就是他
当天晚上把他们都邀到家里来的原因。我举目环视，瞅着我那
些英俊的伯父、风姿绰约的伯母以及他们活泼的孩子——我
的堂兄弟姐妹们，同时也是和我一块儿玩的小伙伴，我知道我
将会非常想念他们，会想念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光，于是我情
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他们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得不搬走，理解我

① 闪米特人：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早先的腓尼基及亚述人。

② 安息日：又称主日，犹太人的主日为星期六，基督教的主日为星期日。

爸爸在军队的身份对我们留在家乡会有危险。他们自己则无此忧虑。他们的家庭一代又一代地一直在这里过着平安的生活。然而尽管他们能够理解，我却看到当他们瞧着自己的小弟弟时目光中流露着悲伤。我敢肯定他们会思念他那无拘无束的笑声、喜欢嬉闹和冒险的个性以及他所演奏的动听的乐曲。

“所幸的是咱妈妈没活到今天，没赶上经受这种骨肉离别。”父亲的大哥约瑟夫伤感地说。我真担心爸爸会痛哭起来，我只见到他哭过一次，那还是几年前我的祖母去世时的事了。

是妈妈灵机一动帮我们摆脱了那一刻的悲哀。她既是个虔诚的教徒又是个生性快活的人。她喜欢唱歌，这一点跟匈牙利人很相似。许多匈牙利人都喜欢唱歌，尤其是当他们悲伤的时候，因为他们相信音乐可以驱除悲哀。由于过去一直生活在一个边境小镇，她会唱所有的匈牙利和捷克的那些老歌；由于吉卜赛人的歌往往具有双重文化背景，所以她还会唱任何一首居住在捷克的吉卜赛人的歌。几乎每天吃过晚饭后，她和爸爸都要来点动听的音乐节目——爸爸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妈妈则放开她那美妙的歌喉婉转地歌唱。琴声、歌声在家中回荡，而我和妹妹弟弟常常就沐浴在美妙歌声中，无忧无虑地躺在柔软的羽毛褥垫上，身上的羽绒被抵着下巴，安然进入了梦乡。

为了打破阴郁的气氛，妈妈提出这告别的晚会应当是歌声不断的晚会。她笑咪咪地把爸爸推到钢琴前，让他弹一支有趣的匈牙利民歌，这支民歌讲的是一只逃出家门的鹅在烂泥地上跑，名叫巴兹玛蕾的乡村小姑娘在后面追。这支歌总能让孩子们开心地大笑，这天晚上也不例外。过了一会儿，大人们也都开心地笑了。

看着爸爸的手抚摩着钢琴的琴键,我不由得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们不能把这架钢琴带到新家去。当他把妈妈拉到身边,并且唱起妈妈最喜欢的《淡黄色的玫瑰》这首歌时,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那份惆怅。爸爸的声音和妈妈的声音和谐地融在一起,那歌词凄婉地触动着我的心弦。

黄玫瑰,但愿你能同我交谈,
这样我就能告诉你我对生活已无留恋。
没有你,我的生活充满了痛苦,
因此啊黄玫瑰,我将为你命赴黄泉。

他们彼此之间的伉俪深情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当他们唱完这支歌时,大家的眼睛都潮湿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今晚的聚会即是我们最后的告别。我们必须像小偷那样在夜间偷偷摸摸地溜走,为的是不让人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更糟糕的是,一旦爸爸脱掉军装离开了岗位,他便成了军队的逃兵,捷克人以及后来的纳粹就会追捕他。我竭力把大家的音容笑貌铭记在心。这天晚上我们都在强作笑颜,人人都沉浸在乐曲中,连孩子们也是如此。如今我仍然能清楚地回想起他们当时的模样。可是哟,除了一年之后与他们有过一次秘密的短暂重逢之外,我们再也没见过这些亲戚中的任何人。

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我家的生活从此再也不会复原。我从小过的都是有规律的踏踏实实的生活。我知道每逢星期五晚上就会有安息日开始的庆祝仪式。妈妈必定会点上蜡烛,切她当天烤的安息日白面包,做感恩祷告,然后安息日家宴便开始了。吃过饭后,我们将唱歌,有时候也会有来串门的客人。我

知道爸爸每天一早就要去兵营里的团部上班，到了傍晚才回家。当然也有例外，因为在我还是个小姑娘时他经常出差，去执行重要的军事或外交方面的任务。有一次他出差时带上了我妹妹，并且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波斯羔羊皮外套让她在路上穿。我记得我当时对这件外套眼馋得要命，问爸爸为什么没给我也买一件。爸爸温和地解释说那本来是裘皮服装商为别人特制的，可是那人一直没来取货，由于我妹妹穿着非常合身，价钱又很公道，爸爸便给妹妹买下了。还有一次他从德国出差回来给我们带回了巧克力——给弟弟的是个巧克力球，给我和妹妹的是巧克力娃娃。

我知道上帝关照着我們每一个人——这种信仰是妈妈给我们这些孩子的礼物。我们每天都要做好几次祷告。傍晚，太阳下山时我们做晚祷；就寝时，合上眼睛之前，我们做睡前祈祷；早晨，我们必须洗手，做祷告；坐下来用餐时还要再做一次祷告。

我知道每隔几个月我们就要去一趟泽泰尼，去外公的农庄。泽泰尼是个小农庄，从乌日哥罗德出发去那里要乘几个小时的火车。外公家里人很多，共有十一个孩子。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跟外公那些佃农一起劳动——有十八个佃农祖祖辈辈给外公家种地。农庄里有各种各样让我们这些城里孩子感到高兴的动物——鸡呀、鹅呀、绵羊呀、山羊呀、马呀、狗呀、猫呀。从到农庄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融入了农家生活，不过那种兴奋的心情却是早在到达那里之前就开始积蓄了。当火车驶过从乌日哥罗德到泽泰尼的沃野时，我和妹妹便把小脸靠在火车的窗玻璃上，瞅着窗外的樱桃树和长满火红的罂粟和碧蓝的矢车菊的田野。小弟弟还是个婴儿时就已经能感受到

我们的兴奋，他总是试图爬上窗框，爸爸只好一边抿嘴笑着一边拽着他。等到他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常常激动地蹦来蹦去，不断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那里啊？”

在许多农舍组成的“U”字形院落的后面，是农庄那连成片的一块块田地。外公的那栋大住宅位于这“U”字形院落的中间，两边则是那些佃农的住房。农庄里另有一座灰泥抹墙、土瓦盖顶的大平房，收获的作物一般要在这里作最后的处理。此外，人们还在这里剪羊毛，将鹅毛按粗细分成等级，把羔羊毛在古老的纺车上纺成线，然后把毛线用植物染料染上颜色，再用摆在屋角的庞大的手工织机织成布。这些布可以用来做椅子垫和桌布。

外公总是走出屋来迎接我们。他那威风的白胡子一直垂到胸口，使他看上去更显得是位威严十足的一家之长。当看到我时，他总是伸出双手，张开双臂，而我则飞快地扑进他的怀里，让他拥抱。外公的确仪表堂堂，他虽然不是特别高大，但是在身材和品质上却给人以特别高大的印象。他娶过两位妻子，生有十一个孩子。我的亲外婆还是个少妇时就去世了。我十分敬爱外公。

他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即是祈祷，祈祷时他披着带穗状饰边的披巾，脸两侧髻曲的长胡子微微摆动着，神情显得十分专注。他是个坚定不移的虔诚教徒。他每日祈祷如仪，严格按照犹太教规吃“清洁可食”的食物，笃守祖先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切教规戒律。他千方百计教导子女们照自己的样子做上帝的虔诚信徒。他将自己这种纯朴、坚定的信仰传给了我妈妈，妈妈原原本本地接受了这种信仰，并且一定让我们也信奉上帝。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多次的灾难面前，这信仰是我们

惟一的护身符，而它也真的奇迹般地保护了我们，任什么也难以动摇妈妈对上帝的笃信，至今我仍然相信正是上帝保佑了我们的平安。

外公是最了不起的厨师，他的烹调本领甚至比我妈妈还棒。妈妈的技术就是外公教的，而妈妈的饭菜已经做得非常出色。外公喜欢给我们做饮料喝——他最拿手的是浆果饮料和樱桃饮料，那饮料又甜又凉，喝下去感到格外清爽，就好像是去火消暑的灵丹妙药。他做的炸鸡块可谓天下一绝。他往往是从院子里现抓一只童子鸡，把鸡送到屠宰店里按犹太教规定的方式杀死，随后拿回家来，大家一起动手拔掉鸡毛。接着，他把鸡用盐腌一个小时，再在水里泡半个小时，然后把鸡切成块，每一块都蘸上面粉，再裹上放了盐的蛋糊，撒上面包屑，在大煎锅里把它们煎成焦黄色。最后他才在厨房里一个烧木柴的大灶上完成最后的烹调工序。

在收获季节，我和妈妈同我们那些舅母以及佃农的妻女们一起拔鹅毛，将鹅毛分类，剥玉米壳，捡鸡蛋，剪羊毛。我们还做艳丽的乌克兰彩蛋，具体做法是先把蛋弄空，然后在蛋上细心地画上复杂的图案。女人们纺线、织布、染布和缝衣服，聚在一块儿边干活边唱歌，妈妈的歌声跟她们的歌声融在一起，唱那些传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歌——有匈牙利民歌、捷克民歌，还有既哀伤又多情的吉卜赛民歌。正是通过听她们在一起唱歌，我才爱上了这样的民歌，而且这种爱好伴随了我一生。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些鲜为人知的民歌的每一句歌词，我确实非常喜欢这些民歌。

我们过着轻松愉快的城乡交替的生活，既能领略城镇的广闻博见，又能体验乡村的情趣；既是世俗的普通百姓，又是